

五代史記

一
十
冊

函

右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吾 師萍鄉宮保承南昌

彭文勤公未竟之業排比纂輯閱二十年而始成者也撰集緣起泉采掇諸書詳于吾 師自述敘例毋

俟贅言文勤當日雖悉本裴松之注三國志遺意以注是書然竊謂松之于元嘉中受詔爲注去陳壽作史時未遠六朝以前舊籍頗存故得網羅繁富恣其刺取雜引前聞旁及瑣事洵足爲壽之功臣至其疏通證明大半參以己意且徵引旣廣間或鄰于嗜奇不免後人抨擊固由論古者好爲苛繩抑亦見著書之難也吾 師遭逢

右文盛世

天府著錄凡昔之散佚遺編皆晦而復顯斯注所撫自
舊史及會要外尙有二百數十餘種之多以眎松之
之引書一百四十三種奚啻倍之兼又以書注書弗
參已說條分件繫旁推交通博而不濫精而不溢旣
無支蔓猥雜之弊復不似酈道元李善之割裂字句
義例謹嚴前所未有與裴注絜長較短異同難易蓋
有間矣

文蓀

曩預編校之役茲幸剞劂告竣用敢引

伸微悃以諭世之讀是書者道光戊子冬十一月受

業海昌楊文蓀謹識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四夷附錄第二

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元欲畱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

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

契丹國志東丹王名

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
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
明宗初年也太祖崩于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
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
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
稱制行令凡渤海國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
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麓布十萬疋馬一
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
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
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意爭躍曰願事元
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我女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
皇帝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并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
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
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
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共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等
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

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
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務政事明宗
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
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
刳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爲尼贊華之歸唐乘船
踰海因于海岸上立木爲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
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
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賣金寶私入幽州
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于鑿巫閭山上扁曰
望海堂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
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于其第石
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
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
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卽位爲世宗葬之鑿巫閭山謚讓
國皇帝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追封故東丹王
王李贊華爲燕王宣和書畫譜李贊華北虜東丹王
初名突欲保機之長子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
城下之改爲東丹國以突欲爲東丹王避嗣主德光之
逼逐遂越海抵登州而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元年十二
月也明宗賜與甚厚仍賜姓東丹名慕華以其來自遼

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又賜姓李更名贊華始汎海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自隨尤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抽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議者以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清異錄契丹東丹王突欲買巧石數峰目爲空青府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

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于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故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

夕礪卒兀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
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
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
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
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畱其將麻荅守鎮州晉
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畱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
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
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于祖州祖州阿保機墓
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
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

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

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

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五代會要會同

十年五月宣遣制以永康王烏雲襲其尊位永康王者

東丹王托雲之長子也烏雲自以猶子不當嗣位且不

奉祖母之命其諸部首領素畏舒魯氏之酷法復以安

巴堅死於渤海國被殺者百人今德光没于漢地慮必

獲罪如前同謀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舒魯氏

歸於石橋番中地名其衆悉降於烏雲命送舒魯氏於

安巴堅明殿以幽之安巴堅陵寢謂之明殿是歲八月

乃改會同十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葬德光于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

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

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契丹國志麻荅太宗之從

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

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璿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畱守至恒州崔廷勲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于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劉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威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來麻荅遣使督運于洛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于邢州不克鐸請兵于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于洛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于邢洛之境契丹所畱守不滿一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蕃兵衆心怨忿漢兵謀攻麻荅然畏契丹尙強猶豫未決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畱恒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

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
噪于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
晞崔廷勲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
再榮者拘人取財恒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
世宗殺之通鑑注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德光滅晉
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歸梁死於汴

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
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
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
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
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
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
以爲凶雖破內邱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十一月

烏雲率騎數萬南寇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

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

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
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于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
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
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
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
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
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

五代會要

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烏雲亦遣使雅古吉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命尚

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至其年四月敏等迴烏雲遣使什哩獻碧玉金鍍銀裏鞍轡并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右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至其年九月烏雲爲部下太寧王偉王子燕王碩岳所殺舒嚕德光之子勒所部誅太寧王碩岳舒嚕自立號天順皇帝改名璟稱應歷元年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舒嚕使蕃將楊衮率朔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於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蕃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等築壘於李晏口與番兵數千騎戰於安平縣之南敗之顯德馬令南唐書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以復遣使汾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醺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益中原間之也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丹遂不至又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

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紉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
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
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
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
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
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降驟步
相伴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詩
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
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袵
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費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
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于繪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
聞有司之過也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
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
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恢恢重譯日貢皇
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
人判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
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
繼好旣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
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
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

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
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
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已遣伴送使陳植同回
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
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
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吏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
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
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卽世
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
年正月方至幽州館于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
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
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
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
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
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
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釂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
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毬號子歸聞奏
毬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
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
行匿之濠州于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